

## 静

尽管定居点有舒适的生活，可在草地上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格桑还是向往草地生活。暮春的一天，格桑、老额吉把家当装上勒勒车，赶着老牛离开了定居点。勒勒车后面是他们仅有的财富——一支并不算大的牛群、羊群。它们后边是那条神勇的牧羊犬阿立斯兰。

渐渐接近草地了。草地一片新绿，各种植被在阳光下展示着强劲的生命力。各式的野花开得浓郁而热烈，在阵阵微风中炫耀着热情奔放的色彩。那些正处在发育阶段的昆虫，在实际行动欢迎突然闯进来的陌生客人。

牛、羊本不是善于奔跑的牲畜，可半年的圈养生活使它们无比渴望奔跑，它们兴奋地吼叫着，四蹄轻轻磕打着湿润的泥土。那庞大的牛身如影子滑过，似乎在暗示着它们原本身手敏捷，只不过是善于表现自己罢了。倒是忠于职守的牧羊犬阿立斯兰始终如一，紧紧护卫着掉队的羊羔。

暮春的阳光如慢腾腾的炉火，烘烤着身子，让人从外到内感到舒坦。格桑看了一眼老牛，闭上了双眼。格桑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，被高原风与紫外线熏染成铜色脸上洋溢着微笑，她好像第一次走进草地，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景色。

老牛近20岁了。这个年龄在人类中相当于百岁。老牛少了青壮年桀骜不驯的性格，岁月留给它的是沉稳和一成不变的节奏。艰难的草地生活，不知疲倦的劳作，它与主人结下了深厚友谊。此时，两位老人把这次行动放心大胆地交给了老牛。老牛抬起硕大的头颅，茫然地看着远处，收回目光，迈开沉稳的四蹄。勒勒车发出“吱吱嘎嘎……”欢快的叫声，草地在它身下慢慢远去。

老牛游了一条水沟并不算大的小溪缓缓而行，十几年的草地生活让它认识到，无论它的主人还是它的同类都离不开水，那是它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茫茫草地中，溪水是它们的最终目标。

定居点消失了，蒙古包稀少了，四周是平坦的草地，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土丘。两位老人依靠勒勒车，双手抱在胸前，那热切的目光就像打量孩子，绽放出疼爱、欣喜的神情。是的，自从进入草地，两位老人脸上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。或许是老了，身体无法承载长途迁徙，或许是因了勒勒车、牛羊的吟唱，两位老人渐渐进入了梦乡。

蓝蓝的天空下，青青的草地上，行走着一支孤独的迁徙队伍。一天里，他们没有遇到一个人，没有发现一座蒙古包，他们已进入了草地深处。

老牛收住四蹄，环顾着四周。这是一片坳地，一条河流温柔地劈开了四周的土丘，缓缓流过。老牛收回大头，回望着勒勒车上的主人。就在这时，格桑醒了，看看四周，又看看近处的溪水，很满意老牛的选择。格桑麻利得像个小伙子，“腾”的跳下了勒勒车，搀扶下老额吉。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地，而是今夜临时歇息之处。

格桑卸掉老牛，拿着铜壶向溪水走去。溪水附近有很多泉眼。它们终年往外喷涌，以聚聚多，汇成溪水。溪水汇成河水。河水像玉带缠绕在草地上。

格桑回来时，额吉已经点燃了铁皮炉子。燃料是风干的牛粪和一些枯死掉的矮树丛，它们都来自于草地，经过一个完整的循环后，最终又回到草地，反哺着草地。

铁皮炉子冒出缕缕炊烟。金灿灿的余晖中，炊烟让人备感亲切。大概两位老人的出现，使这块平坦坳地结束了没有人烟的历史。不大一会儿，铜壶里飘出浓郁的醇香。这是混和了牛奶、茶、盐与水的奶茶芳香。这原本是几种不相干的物质，可自从被这个游牧民族融合之后，却有了神奇的味道。经历了无数岁月后，它散发独有的、历史的味道。

格桑从勒勒车上搬下毡包。今天晚上，两位老人就要睡在毡包里。尽管他们早已习惯这种生活，可经历了半年多的定居点生活之后，他们多少有些兴奋。

天际出现橘红色的晨光时，他们又上路了。又是近一天的行走，看不到人烟，看不到蒙古包……老牛有着极强的生物钟，黄昏时分，它停下了硕大的蹄子。

格桑举目四望，四周是一马平川的草地。北面有一道屏障似的土丘。土丘下面有条小河。格桑满意地点点头——这就是他们的夏季营地。有草地，有水，就足够了。草地生活就这么简单。

两位老人开始了逐水草而息的生活。

清晨，牛群、羊群离开蒙古包，这原本是两个不同的物种，对草料有着不同的需求，自从进入草地深处后，倒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。偶尔，它们会停下来，抬头看看彼此，仿佛怕一不小心失去了对方。牧羊犬阿立斯兰总是以后肢当座椅，坐在草丛中，警惕地注视着四周。这虽是蛮荒之地，透着寂寞无聊的同时，也透着危险气息。草地生活太孤寂了。

黄昏，牛群回到蒙古包附近，额吉开始了她一天当中最忙碌的时刻——挤牛奶。如同琼浆乳液般的物质经过各种简陋工具，再加上几个流程，被做成各式各样的奶制品。它们依然保持着原有的色泽和浓香，只不过是形状发生了变化。

进入草地，格桑仿佛变成了小伙子，身上有一股神奇的力量，他像探险家，逐一走遍了四周的土丘。忠于职守的阿立斯兰不知是守护牲畜，还是照顾这位年迈的主人。阿立斯兰频频抽动鼻翼，深情注视着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最终悄悄跟了上去。

## 静

那一夜，迟到已久的恐怖大王从天而降……夜空闪电频频，神秘的辐射笼罩住整个地球。

一瞬间这世上所有的人化为湛蓝的光子飘散天空。地铁入口冲出像是巨龙般的蓝光飞入天际，大楼的玻璃墙上蓝光一闪一灭，从各种细缝散开来，只在一瞬间都市变得像是数亿只萤火虫冲天际般明亮。

美丽的夜空下，失控的车子在街道乱窜乱撞，巨大的撞击声回荡于耳，坠落的飞机瞬间将数十栋房子夷为平地。爆炸四起，烈焰烧毁城镇。最后只剩细小童稚的哭闹声回荡双耳，而那稚嫩幼童脸上竟反射出天空上湛蓝的光芒。

满是锈斑的自驾汽车与服务员机器人，被一株又一株高大的野草狠狠地缠绕着。

不远的前方有一座巨大的建筑物，一层一层的像是被甜甜圈围绕起来一般。建筑物墙上的硕大玻璃窗，一块又一块折射出夕阳的余晖以及云气的流动。一旁的招牌围绕荧光色的灯管，“超好百货”几个字挂在上头，“百”字却呈现诡异的45°角倾倒在一边。

少年阿义靠在玻璃窗边，对着里面观望。借着微微的阳光，他缩着身子偷偷地翻着电子玩杂志，上面很多美丽少女穿着很暴露紧绷的战斗服。一个邻家女孩雅雯突然出现，靠近他，他赶紧将手上的杂志丢在地上，然后踢到一旁，满脸通红地看向女孩。

“我忙着找东西，你竟然躲到角落看这种东西！”女孩满身汗水。她拨了拨俏丽的长发驱走热气，身上白皙的国中制服被灰尘沾得脏兮兮的，一颗颗汗珠从她那白皙的小脸蛋上冒了出来，两个脸颊红彤彤甜滋滋的。

## 静

格桑一口气翻过了两座较大的土丘，惹得阿立斯兰不断地打量着他。格桑低下头，眯起眼，紫红色的脸上绽开了如孩子般的笑容。阿立斯兰很少看见这种笑容，感染得它发出欢快的吼声，蹦蹦着舔舐那粗糙、骨节突起的大手。格桑趁机用力拍了拍阿立斯兰的大头，它撒着欢儿跑远了。这条威风凛凛的大牧羊犬因为主人的奖励，变成了欢蹦乱跳的小狗。

格桑坐在土丘上歇息，阿立斯兰趴在不远处，大头枕着四肢，轻轻闭上了双眼，突然，阿立斯兰跳了起来，冲着远处发出低沉、有力的吼声。格桑下意识地顺着阿立斯兰的视线望去，隐隐约约听到响声。响声持续不断。格桑心里一惊，他实在弄不明白，在草地深处会有响声。

格桑向来响声的方向走去。响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晰，很多人的声音，夹杂着音乐声。

格桑终于看清了，远处是几座蒙古包。蒙古包四周停着很多机动车。

## 静静的草地

□许廷旺

如今草地深处出现了很多旅游区。游客多数来自大城市。他们进入草地，清一色的大呼小叫，恨不得趴在草地上亲吻。舒适的现代化生活让他们无比渴望这充满原始味道的草地。他们的心情也好，兴趣也好，很快被近似原始的、单调乏味的环境所冲淡，不出半日，那富有热度的阳光让他们变成如同受伤的羔羊，接下来，他们嚷嚷着赶快离开。没有一个人像格桑、像老额吉一样，从内心深处真正地喜欢草地。

恍惚间，一群游客出现在土丘下面。格桑一眼看到了导游。格桑见过这些导游，他们原本是牧民的后代，可自从做起导游后，在他们身上，话语里就很难再看到牧民的身影。他们尽量掩饰身上的不足，尽量用鲜艳的服饰包装起来，可他们无法掩饰那被高原的风与紫外线侵蚀过的肤色。他们在掩盖自身的不足时，又大肆宣讲草地风土人情，很多时候是信口开河，风马牛不相及。

格桑站起身，他不愿意听眼前这个导游肤浅的讲解。

有游客发现了老人，惊叫起来。格桑一身游牧服饰的打扮，游客意识到不虚此行。导游也认出了格桑。导游一下兴奋起来，他大声告诉游客，这是一位多年生活在草地深处的老人，他身上有着丰富的草地故事与传奇……导游极富煽情的宣讲，让游客迸发出超乎寻常的热情，他们纷纷围住老人，又不忘拿出相机，嚷嚷着要与老人合影……

格桑轻轻扫了一眼众人，转身向土丘下走去。导游急了，伸手拦住格桑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导游，他不应该忽略旁边的牧羊犬阿立斯兰，他的行为立刻引起阿立斯兰警告的低吼。有游客发现了这条其貌不扬的犬犬，他自以为很聪明，猛地弯腰，手在地上划一划，这是典型的吓唬狗的动作。没有几只狗看到这个动作不逃之夭夭的。游客不知道，阿立斯兰不是一般的狗，也不是一般的牧羊犬，不要说虚张声势的动作，就是刀光剑影的厮杀，它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

导游毕竟生在草地，他一看阿立斯兰撕裂的嘴角和频频抽动的面部，知道要发生什么，赶紧制止游客鲁莽的行为，并一再对格桑鞠躬。是的，没有格桑的制止，说不定早有游客倒在阿立斯兰利爪下了。格桑走了，他身后跟着阿立斯兰。

格桑多次擦拭着一架苏式望远镜。这架望远镜陪伴他几十年了，尽管外表不是很精美，可能性能良好，使用起来，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老额吉忙着制作各种奶制品，她任何时候都用心，那薄薄的奶制品在阳光的映照下，仿佛是精美的玉器。他们在忙着迎接一位客人。

这位客人是他们的孙子巴图。巴图从小生活在旗里，作为牧民的后代，却与草地没有什么联系，甚至长到五六岁时还没有见过草地。懂得老人心思的巴图父母，每年暑期都要把巴图送到老人身边。每次巴图来草地都是那么兴奋，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草地很难再吸引巴图，那近似于原始、孤寂的生活，很快泯灭了孩子的好奇。每年的暑期，格桑不得不开动脑筋，让巴图大开眼界，增加他在同学面前炫耀的资本。

一天，一辆摩托车驶进了蒙古包，火日差把巴图送来了。草地上会发生很多神奇的事情，比如眼下，火日差并不知道两位老人的具体位置，可他却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他们的踪迹。

格桑怔怔地看着巴图，巴图脸色白净，身子胖墩墩的，目光中闪烁着优越生活所带来的对一切的满不在乎。这还是那个强悍、豁达马背上民族的后代吗？这还是对陌生事物充满好奇的孩子吗？格桑招呼一声巴图，巴图轻轻瞥了一眼格桑，又埋头把玩起手机。在草地深处，手机等同于一件玩具。后来，连玩具的意义都失去了——手机没电了。巴图这才茫然地望着附近的蒙古包和远处的草地，表情如一潭死水。

## 静

阿义用左脚踢了踢那本杂志，“我……这……那……”每个字都硬生生卡在喉咙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，“我只是刚好拿在手上，才不是你说的那样。”他害羞地涨红着脸。

“啊啊……我们赶快去找点吃的东西。”阿义小声道。

夕阳的余光慢慢地转暗，黑夜已然降临，死神的势力变大。天空再次降下歪曲的闪电，死亡的辐射再次在地表蔓延。

超好百货占地实在太，他们花了好一阵子来到食品部。在这广大无边的卖场里，呼吸声被放大了好几百倍，每步回声都像是一阵又一阵的低吼，回荡在幽黑深邃的地底。

“是食物耶！你好厉害！”阿义用手机筒照着周围。

“我就说要进来看看吧！”女孩骄傲地抬着头说。

“那些好久没吃的食物，让我想到就流口水呢……还好好才没有马上离开，你看，糖果、洋芋片啊，好久没吃到了。”阿义看着架上满坑满谷的食物流口水。他们开心地加快脚步往下跑，丝毫不在意身体的疲劳。

低沉浑厚的马达声从漆黑的地下传出。女孩用手指指嘴巴，暗示阿义将音量降低，然后指了指楼梯下方。

一台圆滚滚有着细细长长四肢的机器人，在四周来回地巡逻着。

“可恶，竟然遇到警卫机器人。”阿义握紧拳头，“小心点，我可不想挨上几下橡胶子弹。”女孩从背包中拿出一只铁棒，“我们一起去打烂那台机器啊！”女孩站起身子，“我比较灵活，我冲第一个，以我的身手一定可以躲过他的子弹，等

巴图的到来给寂寞的草地带来生气与活力，阿立斯兰不离巴图左右，总是呆望着巴图。虽然换来了巴图不亲不热的拍打，可它还是表现出全部热情与活力——时刻准备舔舐巴图。这是牧羊犬最亲昵的动作。就连老牛也难以再保持沉默，抬起头，连连打出几声重重的鼻声，像欢迎小主人。牛犊、羊羔也团团围住巴图，频频嗅闻着，它们用自己特殊的方式，寻找着令它们熟悉的气味，随后欢迎巴图加入它们的队伍。巴图身上难以寻到蒙古包里的的气味，也难以有草地的气味，可它们还是固执地寻找着，那虔诚的态度好像在说，巴图身上早早晚晚会有熟悉的气息。它们的及时出现弥补了巴图没有伙伴的空白。

第二天，格桑带着巴图离开了蒙古包。老额吉并没有阻止格桑的行为，准备了几张奶皮子，这是他们的午餐。老额吉猜到了，他们回来的时候应该是黄昏。其实，自从见到巴图后，老额吉就看出了格桑的心思。几张奶皮子，一皮囊酸奶，对草地上的孩子来说已是奢侈了。

在这草地深处，即便走上一天，也难见到一棵树。走出没有多远，巴图就嚷嚷着走不动了。格桑打量着气喘吁吁的巴图，只一天工夫，巴图就失去了白净的肤色，这是草地没有杂质的阳光与风的作用。格桑心中隐隐忐忑不安，他是不是太苛求了，巴图只是个孩子。

格桑轻轻舒了口气，望着茫茫的草地。阿立斯兰钻进草丛，“砰——”草从中蹿出一条身影。身影抛出一段优美弧线，还没等两人看清，身影又隐没于草丛中中了。再看阿立斯兰，一头扎进草丛，只看到草丛晃动，却不见它的影子。

巴图很快从惊吓中恢复了过来，他看了一眼格桑。格桑目光明亮，在鼓励他。巴图兴奋极了，蹦蹦着去追阿立斯兰了。

格桑很满意牧羊犬阿立斯兰的表现，它是他的伙伴，知道这个时候，他想什么，需要什么。它更知道，巴图需要什么。格桑在后面追赶着巴图，此时，格桑变成了个孩子。

阿立斯兰不愧是条出色的牧羊犬，如同探囊取物一般，在齐腰深的草丛中逮住了一只肥硕的野兔。要知道，茂密的草丛是小动物的天然保护伞，就连草地之王——狼，常常空嘴而归。阿立斯兰嘴里叼着野兔，耀武扬威地来到巴图身边。

巴图惊喜地叫着，哆哆嗦嗦伸手抚摸野兔。野兔已奄奄一息，可关键时刻强有力的蹬腿，给人的感觉不仅仅是殊死挣扎，也是生命的顽强与不屈，更是生命的精彩。

果然，这一蹬，巴图惊叫一声，跑得远远的。巴图回头看看格桑，脸上掠过一丝红晕，他为自己的胆小不好意思。格桑笑了，草地上他对陌生事物的认知，是从亲身体验开始的。巴图身上毕竟还有草地的影子。

阿立斯兰放掉野兔，野兔一个翻滚，“啾溜——”再次钻进草丛。巴图大呼小叫地追了上去。阿立斯兰远远观望着，它的行为仿佛在教学一只兔崽子捕捉猎物。

格桑冲阿立斯兰点点头。远远传来了巴图持续的惊叫声，那是在追逐中，又惊动了野兔、狐狸之类的小动物。它们受到惊吓的同时，更让生命的张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，那一瞬间迸发出的能量让它们的生命质量达到最高境界。而这一切对不熟悉草地、对草地没有好感的巴图来说是必要的。

格桑欣喜地看着在草地中狂奔的巴图。巴图终于瘫倒在草地上，像只小牧羊犬一样舒展开四肢，亲近草地。阿立斯兰低垂着大头，围着它转来转去，喉咙里发出欢快的吼声。

巴图大口大口喝着酸奶，这原本是当午餐的，却提前完成了它的使命。巴图喝完最后一滴酸奶，不安地望着格桑，目光里有份愧疚，格桑的那一份也归了他。

阿立斯兰跑远了，格桑紧紧跟在后面。巴图呆呆地看着他们，不知他们要做什么。巴图听到了“哗哗哗……”的响声，一蹦三尺高，河，他见到了河！在这茫茫草地深处，还隐藏着重要的物质——水，它神奇地从草地下面涌出，以少聚多，长年喷涌不止。

格桑双手掬起水，准备送到嘴边。巴图大叫着，那水不卫生，不能喝。格桑冲巴图一笑，仰头喝了下去。草地上的水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，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。

格桑的举动令巴图好奇，他学着格桑的动作，可总是那么笨拙，而他的双手是个名副其实的漏斗，最终，他像某种小动物似的，趴在右边，弄出像响，也很夸张的动作，可最终如愿以偿。他的下首边，阿立斯兰的舌头就像一架小小的水车，把水卷进嘴巴里。

休息过后，格桑领着巴图又出发了。这次，格桑弄得很神秘，不管巴图如何追问，格桑只是摇头，只是笑。巴图急得上蹿下跳，像只牧羊犬似的围着格桑转来转去。

他们登上土丘的最高处，格桑把望远镜递给巴图。巴图顺着格桑手指的方向望去，望远镜里呈现出几十头，不，至少有上百头……鹿。那不是鹿，只不过是外形有些像鹿，它是草地深处一个重要、已濒临灭绝的物种——黄羊。格桑发现这群黄羊也暗暗吃惊，他没有想到，在草地深处还有这么多的黄羊。他更没有想到，在黄羊几乎成了他记忆中的一部分时，又有鲜活的生命体涌现在眼前。格桑从没对外人说起过，今天，巴图是有幸目睹到黄羊群的第一个人，也是最后一个人。

## 静

女孩转过身狠狠地瞪着警卫机器人，她拉开马步一脚踢向飞向空中的警卫机器人，但是警卫机器人比她还快了一步，它将重心往下一摆，女孩的大腿结实实地挨了一发子弹，摔在地上。

警卫机器人此时竟然诡异地爬到女孩的身上，它将尾端翘得高高的，将枪口对准女孩的眉心。

“你快起来，趁现在，快踢烂他。”女孩一只手抓着警卫机器人的脚，一个翻身把他推到地上。

“啊啊啊……”阿义按着痛到不行的肚子大吼，歪歪扭扭地冲向警卫机器人，抬脚向机器人警卫狠狠地踢过去。

阿义一脚又一脚狠狠地狂踹警卫机器人。

警卫机器人的外壳被踹开，外露的电线像是肠子般爆了出来，机体上的烤漆都剥落了一大半，他发出刺耳的蜂鸣声，像是凄厉的尖叫。直到警卫机器人头部的电源灯消失才停下脚步。

阿义跟着女孩往前跑，那是一个巨大的透明冰箱。冰箱透着淡淡的黄色灯光，里面放着满满的棒冰，而且口味多到数不完。

“等等，机器人又不吃冰，这跟警卫机器人会有什么关系？”阿义兴奋地掀开冰箱厚重的门，随手拿了支棒冰。

“你笨蛋哦，是电啦。你没发现这些冰箱还在运转吗？”

阿义这时才注意到仓库四周都是蓝蓝绿绿的显示灯，安静点还能听到压缩机轰轰的声音。他在冰箱上的仪表板上，东按按西按按，说：“我想那些警卫机器人一定是靠内部供电活动的。”

“就算灾难过后，那些警卫机器人还真是尽

## 新

黄羊是警觉性很高的动物。大概人的气息、牧羊犬的气味随着风飘到空气中，一只雄性黄羊纵身跳起，黄羊群呈超大的扇形横切过土丘，浩浩荡荡地消失了。巴图惊呆了。格桑清楚，黄羊群轻易不会再次出现了。

巴图黑了，瘦了，渐渐显露出硬朗身骨。格桑没有想到，那原本强悍的身体里却包裹着一颗胆小的心。每天夜里，巴图去外面大小便，都要叫上老额吉。那份胆小很快战胜了羞涩，他紧紧依偎在老额吉怀里。格桑大惑不解地看着巴图，童年的他也像巴图这样吗？他已记不清了，他只记得夜色让草地生活变得更有情趣：聚集在蒙古包里，听老人说唱好来宝；与伙伴匆匆行走在夜色里，随时准备与尾随在身后的狼格斗；举着火把，去密林里逮黄羊、豹子……现在，这一切消失了。只有睡不着时，这些情景会再次从记忆深处复活。每一次记忆的复活，都让他内心深处无比向往过去的草地。其实，格桑清楚，失去的永远失去了，他只能与老额吉在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抚慰忧伤。格桑瞥了蒙古包外一眼，那滚滚而来的夜色，和偶尔传来的惨人狼嚎，远超过了一个孩子的承受力，他对巴图的要求是不是太严了？

格桑带着巴图去了罕山保护区。罕山是大兴安岭的余脉，封山育林后，恢复了丰茂的情景，保护区里有多种动物，机智灵活的豹子、黄羊，凶狠残暴的獾，凶猛彪悍的野猪……

走出没多远，密林里传来“呼呼啦啦……”的响声，不用问，那是野猪发出的。成年野猪有着长嘴利齿。野猪的长嘴巴深深插进泥土里，如同犁一般拱动泥土，泥土中隐藏着它们的美味佳肴。野猪每次觅食都是松土、施肥的过程。在它们尖嘴的作用下，这片泥土变得肥沃而丰厚。从声音判断，这是一只成年野猪带着一群野猪崽。格桑冲阿立斯兰打了一个手势。阿立斯兰明亮的大眼不解地看着格桑，它糊涂了，格桑从没有发出过这样的命令。当它看懂格桑的第二个命令时，心领神会地走了。

阿立斯兰走出没有多远，野猪群出现了。即使受到惊吓，成年野猪仍不失密林霸主的威风，摇头晃脑地晃动两颗獠牙，发出愤怒与警告的吼声。

巴图一愣，四肢着地，动作快得远远超过格桑的想象。格桑看了一眼瑟瑟发抖的巴图，什么都明白了，过于紧张、惊吓……不知是巴图暴露了自己，还是野猪发现了巴图，它晃动着两颗耀眼的獠牙打过了来。巴图拔腿就跑。巴图忘了这是密林里，脚下树枝横生，“咕咚！”巴图四肢再次着地。野猪已到了近前。出于一种本能，巴图一个鲤鱼打挺，爬了起来。他不能再跑。再跑，非被野猪的獠牙穿糖葫芦不可。巴图一个纵身，如猴子一样攀到树上。这一幕发生在短短的一瞬间。

恍惚间，格桑仿佛看到了自己，看到火日差，巴图毕竟是牧民的后代，他血液里仍保留着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。不过，接下来，巴图的表现让格桑忍俊不禁。

野猪没有放过巴图，甩头，大嘴利齿朝向巴图。这是一棵白桦树，又光又滑。时间一长，巴图身子开始往下滑。可惜，野猪不擅长蹦跳，否则，巴图就不仅仅是吓得哇哇大叫了。巴图泪眼迷离，大声招呼格桑。格桑就隐身在一棵树后面，他旁边是那只神勇无敌的阿立斯兰。

巴图惊恐不安地打量着四周，四周静悄悄的。他不哭了。野猪看似蠢笨，其实聪明着呢。野猪不干了，尖嘴利齿啃咬白桦树，“咔嚓咔嚓……”白花花的木屑从野猪嘴里掉落下来。是时候了，格桑拍了拍阿立斯兰的头。巴图看到格桑时，一脸平静，脸上还挂着两行眼泪。

一个多月前的草地生活，巴图确实变成了草地孩子，脸蛋紫红圆润，这是草地孩子特有的肤色，那是高原紫外线和风留下的痕迹。

巴图真能成为草地上的孩子吗？他嘴里叨咬着火日差什么时候来接他，嚷嚷着格桑把他送回到旗里。格桑看着花样吸引巴图去草地。巴图疑惑地看着格桑，询问到底还有什么能吸引他？是啊，草地不是城市，它的寂寞，近似原始的生活不能吸引巴图。这段生活只能成为巴图记忆中的一部分，在某一时刻，他能自豪地讲起，也很夸张的满足了。

火日差来了，他是骑马来的，而且是两匹马。另一匹马是给巴图准备的。巴图笨拙地爬上马背。这个马背民族的孩子已经对马很陌生了。

巴图走出很远，又回来了，他说过一段时间再来看望他们。这是礼节性的。

格桑、老额吉很明白，像巴图这样的孩子注定会远离草地。



## 新

责地守护仓库啊。”

“但是啊，棒冰根本带不回去真是可惜。”女孩抽出一支棒冰放在嘴里嚼着，接着她走到另外一个大货架，自顾自地将大包大包的糖球放到背包里。就在这时，女孩被一个空中降落的栅栏隔离住了，女孩无助地嚷叫，阿义趋前一碰就被电触到了。

“我回去找人救你！”

警卫机器人突然从货架旁冲了出来，数百包零食爆出货架，不只是那套警卫机器人跳了出来，数十台机器人突然从漆黑的暗处冲出。

阿义跑过一层又一层阶梯，快步冲出大门，那些警卫机器人也跟着冲出仓库，几台跑太快的警卫机器人在窄小的走道，被撞得东倒西歪。其他机器人不断对着他开枪。

阿义抱着头，躲橡胶枪。那些橡胶子弹在天空弹来弹去。他被逼到百货公司的玻璃窗旁，丝毫没有逃跑的空间。

窗外闪电频频，突然有一条巨蛇样的闪电从天而降，正好从百货公司屋顶贯穿而下。

瞬间这些警卫机器人失去了动力，四脚朝天倒在一旁。

阿义一脸惊讶，但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……巨大的闪电带来电磁脉冲效应，电子系统失灵了，靠着好到不行的运气躲过危机，他折回卖场里救出了女孩雅雯。

没过多久，成群的男女老少来到超好百货。

他们踩过遍地机器人残骸的走道，寻找食物，又有少年人找到巨大的玻璃冰柜。

但是，冰柜里只是些冰啊冰。

杨德山：台湾新竹市人，生于1991年。